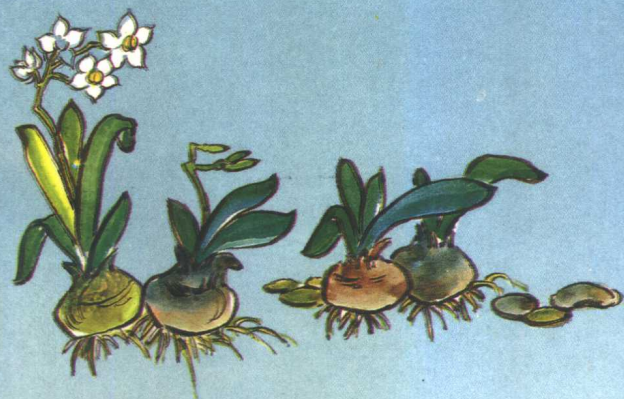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

李双 张忆 主编

狗日的粮食

李双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短篇小说

狗日的粮食

李 李
双 金
编 忆
主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狗日的粮食

李 双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思达印刷包装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9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151-7/I·140

定价:8.50 元

总序——

中国新文学的再度辉煌

谢冕

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光芒，所有心理正常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因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创造而感到骄傲。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久远的歧误之后重现文学的辉煌，这当然是由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给予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家汗水掺和血泪的浇灌而成。挤压下的坚持、逆境中的抗争、死劫里潜涌着再生的信念。在一个惊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勃发而为创造的激情。

本世纪七十年代的终结大抵宣告了文学桎梏的终结。从那时开始算起，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一般被认为一个文学阶段的结束）刚好十年，要是推行到现在，也不过十数年。可以欣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与“五四”新文学那十年所做的至少并不逊色。偏离的纠正，断裂的弥合，传统的接续，特别重要的是，以崭新的姿态和风貌记录了一个悲剧时代所给予当代中国人精神经历的心灵刻痕。

中国新文学这一个崭新的阶段，依然以充分意识到时代使命的浪漫情怀为导引，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以义无反顾的进取姿态，向着世界现代艺术潮流汲取养料。不长的时间内，我们高效率

地弥补了与世隔绝状态下文学的缺失与匮乏。这情景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短短的十年中间，西欧两个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这里有仿效，有借鉴，更有吸收与展延。

参照和互补很快地改善了中国文学的营养不良状态，自由创造的禁忌消除之后，文学有效地调整了与世界的差距。大一统的格局结束了，代之以多元共生的繁复驳杂的秩序。各色各样的作家，各色各样的流派和风格，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奇观。

中国文学似乎怀有某种紧迫感，仿佛要趁着本世纪太阳尚未落山的时节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文学的确有感于谬误诱导的异变所造成的损失，它以先于社会的自我完善作出补偿。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中国文学消除了长期的蒙羞。当然，较之“五四”最初十年的鼎盛气象，我们以未曾拥有一批文学巨星而遗憾。但诗人说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这是一个争取人性和恢复人性的时代。从文学中走来了平常的人，他们身上有着泥浆和血污，他们是真的人，拒绝了神的光环，也挣脱了鬼的诱惑。

尽管依然有着某种世俗的金钱和权力施加的暗影，尽管依然有着摆脱思想枷锁之后的无节制、随意性、游戏态度，以及肤浅、浮躁、乃至远离高雅的鄙俗化，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座智慧、勤苦和才华垒积的精神圣殿。这是中国新文学的二度辉煌。

有了丰富多采的文学，便有与之相适应的淘汰，这种淘汰显示文学竞争的严酷性。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文学史的记录，再就是选家的择取，乃是实现这一严酷性的常规方式。这一时期文学选本的编辑出版相当丰富，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文学发展的实绩。选家的工作同样是神圣的，选家严峻的慧识会生发出文学接受和消费的积极影响。若是说，创作是生产，批评是鉴定，那么，选本则是集结和留存。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日于畅春园

总 前 言

幸蒙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们编选这套纯文学丛书。年余时间来，我们虽然紧张努力地工作，仍时时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们祈祷不要因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偏颇，给本丛书带来太多的缺憾。当然，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激励着我们鼓起勇气。这冲动和愿望源于我们心灵深处对美丽人性的渴盼和呼唤——在经历了“文革”空前绝后的荒唐和可怕的沉寂之后，仿佛春雷辽远而深沉的回声，新时期文学人性复苏与解放的福音，是多么温暖地抚慰着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

而今回眸，如果以《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十余载光阴倏忽已逝。现代以来，中国文坛除了“五四”新文学近二十年时间，还没有哪一个年代能与新时期的生机与繁荣媲美。有趣的是，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发展轨迹上有惊人的一致。1918年周氏兄弟，一位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提出“人的文学”，一位以创作呐喊“救救孩子”，代表了新文学肇始以人的解放和人本主义的力倡为主潮的特色。随后，新文学从两大方面发展。高张人的大旗，抨击封建思想的启蒙文学，继续肩起社会历史的重任艰难前行，并由此而诞生了许多不朽名著，如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曹禺先生的《雷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茅盾先生的《蚀》等等。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它的认识、教育作用之外的审美作用，也得到许多作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文学艺术的本体建设出发，西方各种文艺流派、思潮，被新文学建设者们热

忱而匆忙地加以介绍、效法，并形成与以启蒙为宗旨的“为人生”文学相对应的“为艺术”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向二十世纪的中国奉献出《围城》、《边城》以及象征派、现代派、新月派诗等杰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镌刻下令人难忘的一笔。其实，中国新文学创作的两大倾向，不论“为人生”抑或“为艺术”，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选择的方式和道路不一样，才生出许多论争和矛盾。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看到，“为人生”的启蒙文学重在为人生，而“为艺术”的文学重在艺术地为人生；人生，是其不可或缺的根本。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容易蜕变为概念化的宣传品；艺术地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成为文字游戏，徒有“艺术”而没有人生。

那么，对照新时期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相通。在七十年代末坚冰渐融，阴霾始散的中国，“伤痕文学”以它独特的魅力和丰采崛起于文坛，诗人们逆着受愚弄的血泪宣告“我不相信”；激烈的反叛，锥心的梦醒，求索的迷惘和彷徨，都是为了追寻那消逝已久的人的感情和人的尊严。固然，新时期文学旗帜上“人”的大字，在初期并没有六十年前那么醒目，那么意气蓬勃。但它是坚韧的，我们感觉到少了外在的躁动，而更多不可阻遏的力度；它的土壤已不象六十年前那么纤细和单薄，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丰沃。它甚至没有虚饰和标榜，不屈地以自己的实绩冲破茧缚，生行壮大。

当然，正如新文学初期那样，突如其来的解放是如此地令人激动，作家们在仓促之中，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鼓舞下，热忱满怀地掀起了第一个创作高潮。可以说，这一个高潮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着文学观念上的先天的不足，存在着艺术形式上的粗糙和表现方式的模式化等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在八十年代初便开始得到有意识的克服。随后，朦胧诗的价值获得了公认，“寻根派”小说，林林总总的诗歌流派，不依循三一律的戏剧，以及各种作品所表现出的自由形式和奇特内蕴，共同形成了文学创作五彩缤纷的局面。如果用惯常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八

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坛在现实主义文学革新深化的同时,各种其他文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得到了作家们的充分重视和吸收。七十年代末诗歌创作发出的追求艺术形式美的微弱信号,此时终于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尽管新时期文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也没有“为人生”、“为艺术”的明确口号,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作品本身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它是以“为人生”开始而向“为艺术”过渡的。所谓“为人生”,就是偏重于、寄厚望于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这与新文学中“社会问题小说”相似。这样的文学,是把它存在置于社会的和类的需要之下的。历史证明,在特定条件下社会对“为人生”文学的需求,必然随着条件的消失而转向“为艺术”的文学。而在向“为艺术”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个体的自由凸现出来,有时候出现本末倒置的纯形式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不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都无法摒弃人,摒弃人本精神。“为人生”首先应该是“艺术地”,才具有文学的特质;“为艺术”必须从人出发,才不会异化艺术的目的。

有人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人本主义的,九十年代的文学是拜金主义的。我们既不认为这是现实,也不希望这个论点成为现实。的确,今天是纯文学面临危机的时代。商品大潮似乎具有冲击一切的魔力。甚至于,有人以“玩文学”为时髦。我们认为,文学当然应该具有可“玩”性,因为审美首先是感性的;但文学不等同于胡编瞎侃,也不是滥情泄欲的工具。“玩文学”作品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它不“玩”的部分。另一方面,如果纯文学是诚挚而忧郁地关注着人生的,是美丽而动人地表现人生的,是艺术地为人生服务的,那么,它是否真的会发生危机呢?

从“五四”到现在,尽管经受了不堪回首的断代,障碍重重的阻隔,但可敬可佩的文学家们没有放弃做人的责任和权利。不可否认,“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先驱们开创的全新事业,在其后的数十年

中,也由继承者们顽强地发展着,并且在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等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新气象,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初一些感奋人民,反映现实的较好作品,都是新文学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只是在“文革”十年中,受极左毒害,新文学的生机才被彻底扼杀。而一旦迎来结束“文革”的春天,它便迅速地新生了。我们遴选出的这些佳作,就是新文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断言,正如现在人们离不开商品一样,人们也绝不会将一切都看成商品。迎着新世纪曙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饱经沧桑的文学,是植根于民族苦痛中血与泪的文学,也是为自由意志而呼号抗争的文学,我们期望并坚信它必将发展成为真正美丽的人的文学!

李双 张忆

一九九三年夏于北京花园村2号

编选者前言

时限大致在1987年到1991年的这一阶段的短篇小说，它的艺术光辉是令人目眩的。形式的成熟和感受的真切，使我们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真切。短篇小说构思的奇巧，义蕴的浓缩，行文的练达等特征都得到了富有魅力的发展。我在编选这本书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为新时期文学的升华而扼腕赞叹。并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文学新人以较高的起点步入艺术殿堂。他们的才华和敏锐，他们的深沉和独立，他们对人生的别样欣赏与感受，他们对生活的冷静与厚爱，都传递着新时期中国文学欣欣向荣的喜人信息。

本卷共收入了22篇作品，毫无疑问，这么小的容量无法囊括这个时段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入选作品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的选择是在尽量地认真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入选作品中，《野马分鬃》的作者鲍尔吉·原野也许读者最陌生，促使我们收录这篇小说的原因在于，作品结构的机智安排和巧妙对白，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玩人三记》（陈军）的悠长韵味和《炮打双灯》（冯骥才）娓娓道来的风情画般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长于农村题材的浩然的《新婚》，从平淡中透出隽永；而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就声震文坛的何士光、陈世旭、鲁彦周、周克芹、王蒙、张洁等等作家，继续向我们展示出卓越的才情，他们的作品证明了他们持久的艺术创造力。此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刘恒、刘震云、李晓和刘西鸿、范小青、陆星儿等作家，他们的小说所表现出的风格和新意，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

当然,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新时期文学十余年来,短篇小说的创作正在把当年在文坛上唱主角的地位出让给中篇。虽然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今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短篇小说将以自己的特色发展得更完善,更丰美。

李 双

1993年初夏于北京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顾	问	冰	心	萧	乾	严文井	杨宪益
荣誉主编		谢	冕				
主	编	李	双	张	忆		
编	委	陈利民	勾承益	谷声应(常务)			
		李丹	李海燕	李双			
		李亚东	刘忆芬	刘勇(常务)			
		阮航	荣挺进	王森			
		向万成	辛作良	徐建川			
		张忆	周星				
特邀编审		樊发稼					

目 录

总 序.....	谢 冕(1)
总前言	李双 张忆(1)
编选者前言	李 双(1)

野马分鬃.....	鲍尔吉·原野(1)
玩人三记	陈 军(10)
马 车	陈世旭(39)
瑞 云	范小青(60)
炮打双灯	冯骥才(74)
新 婚	浩 然(92)
日 子.....	何士光(107)
痊 愈.....	金 河(119)
继续操练.....	李 晓(128)
合 坟.....	李 锐(151)
狗日的粮食.....	刘 恒(159)
你不可改变我.....	刘西鸿(172)
塔 铺.....	刘震云(192)
一个和一个.....	陆星儿(219)
于笙的浪漫史.....	鲁彦周(232)
坚硬的稀粥.....	王 蒙(242)

本市市长无房住·····	晓 剑(259)
马嘶·秋诉·····	谢友鄞(280)
牛贩子山道·····	雁 宁(295)
脚的骚动·····	张 洁(316)
憔悴难对满面羞·····	邹志安(325)
绿肥红瘦·····	周克芹(345)

野马分鬃

(蒙古族)鲍尔吉·原野

这是过年那几天的事。

不是初七，就是初八；年劲儿还没过去呢。一早儿，家里电话响了，像有人掐它似的。

“你好！”

现在打电话全说你好，也不管你是谁。既不是道德评价，也不是状态判断。反正你好。

“我好。”我说。

“是金属材料公司吗？”我最烦电话串线，还有一回问我是不是冷冻精液配种站。我说：“是。”

从这一声“是”开始，我给世界添了一点不平静的事。

“哎呀，是皮经理吗？”一片渴求之声。我想沉痛地告诉他，皮经理刚刚去世，还没有火化，赶紧送花圈来吧。可我没敢说。和人家不认不识地，别瞎闹。

我干咳一声：“我是老皮。”

“我是小翁，嗨嗨嗨嗨。”为什么你是小翁就嗨嗨嗨嗨呢，真是。我给他“嗯”了一声。

“哎呀，皮经理，过年好哇？”

“嗯。”

“我嫂子好哇？”成了你嫂子了，昨晚那个电视剧，一个土匪的嫂子让日本鬼子给强奸了。我沉着地说：“你嫂子挺好。”

“嗨嗨嗨嗨。”奸笑。

小翁在电话那边又说了：“我大爷，我大娘都挺好哇？”

“嗯。”

“我组织部七叔和机电公司二舅母都好哇？”

我想把电话挂了，但挂了还得来。我看在皮经理什么七叔二舅母面上说：“他们都好。”

“嗨嗨，我们今天早上刚到。”这是什么意思？挺奥妙。

“嗯。”

“皮经理，你看我们啥时候装车啊？”

装车？这帮东西想装什么？肯定是国家财产，那还能行！我说：“先不忙着装车，住下再说。”

“皮经理，”小翁有些急了，“皮经理，咱们不是早就定好了，今天装车吗？”

现在皮经理不好使，我说了算。“说好了也不行，情况有变化。”

“有变化？”小翁的语调简直惊讶万分。

“嗯。”我的声音很威严。作为领导，要紧的便是果断，他越着急你越沉着。我头靠沙发，脚放在凳子上，点燃一支烟。

“完了完了，哎呀，你看，我说这个，皮经理……”乱套了吧，分明是语无伦次。

电话那头七嘴八舌呛咕呢，毫无组织性和纪律性。又换了一个声，很悦耳的，估计有四十来岁。

“皮经理，咱俩不熟，王经理让我们，意思就是……”

我威严地问：“是什么？”

我最近一直致力于播音学的研究，主要是改善发音质量，通过正确的呼吸方法和共鸣使声音响如洪钟。这时，我以膛音喝道：“你、们、想、干、什、么？”

太棒了，像话剧独白一般，富有穿透力，使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听到。

“皮，皮，经理，你怎么……”对方大惊失色。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也不知怎么整出这么一句来，也是话剧味的。我甚至想起了汉姆雷特在悬崖边上的独白（孙道临配音）：“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了。”

还有张家生朗诵《长江三日》的片断，这不比装车有意思吗？

电话那边唧唧啾啾。

我听了一会儿，还是唧唧啾啾。真令我失望，难道他们没有听过朗诵？董行佶、瞿弦和、铁成、虹云。就这个素质还装什么车？

手边有半导体，我把它打开贴到了耳机上，这是“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的播音，女播音员华语极蹩脚。我想象她一定戴着泡沫乳罩，胯骨特别宽。

“……之后，英勇不屈的阿富汗人民，在卡尔迈勒同志的领导下，穿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走向……”

耳机那边说：“听不清，皮经理，什么汗？喂、喂！”

听不清也得听，你们这些倒卖钢材的主儿，得好好向阿富汗人民学习。

半导体又说：“在距坎大哈五十公里处，有十辆满载叛乱分子的军车被炸毁。……”

听见没有，还想装车呢，不懂时事政治哪行？

我把半导体放下。

这回是个女人的声音。他们带着女人来的。

“皮经理，要不是你搬家，咱们就直接到你家里去了，有些事在电话里谈不方便。”

“对。”我觉得这女人说得很合情理。

“考虑把车直接开到公司去，更不利，反正装货也得上六库。你啥时候搬的家？腊月二十七？”

“对。”

“你嗓子怎么有点哈喇？少喝酒。”女人这玩意儿就是无微不至。

“没有事。”我说。